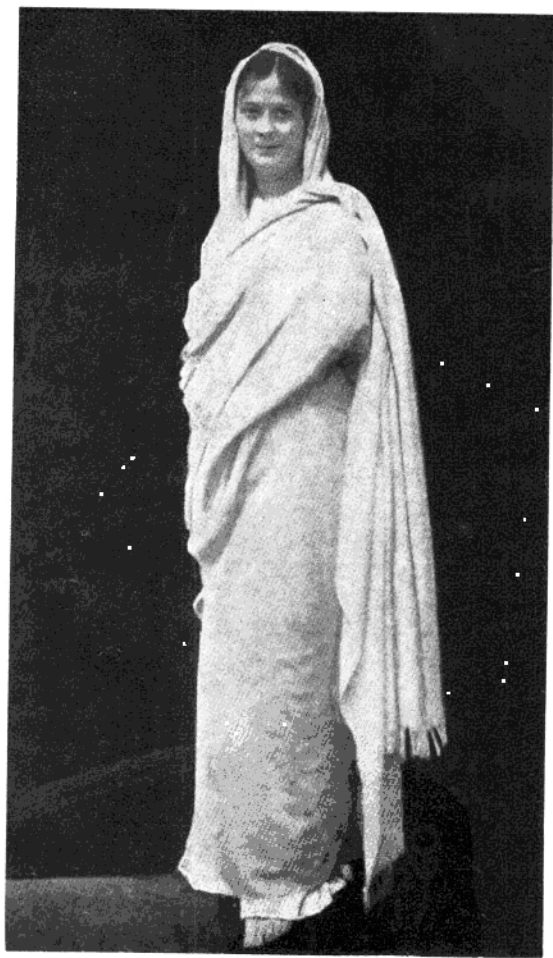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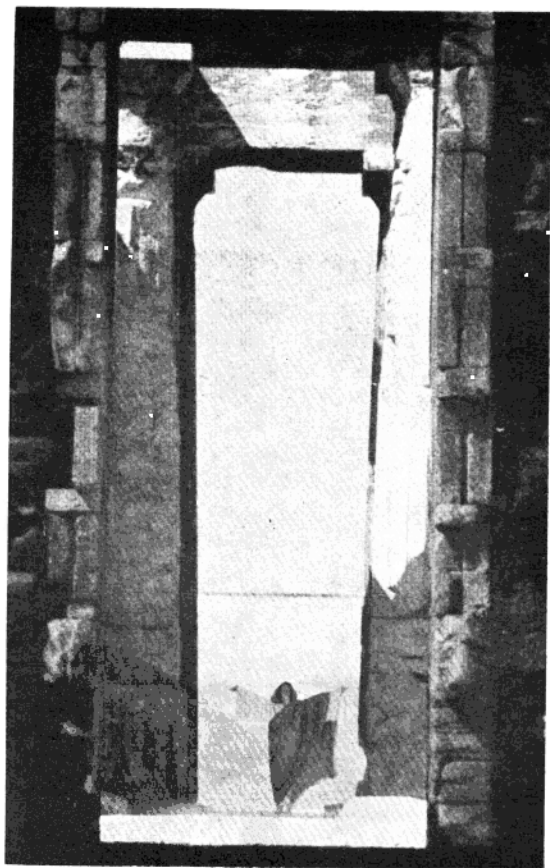
Isadora Duncan 著
于熙儉譯

鄧肯女士自傳
上冊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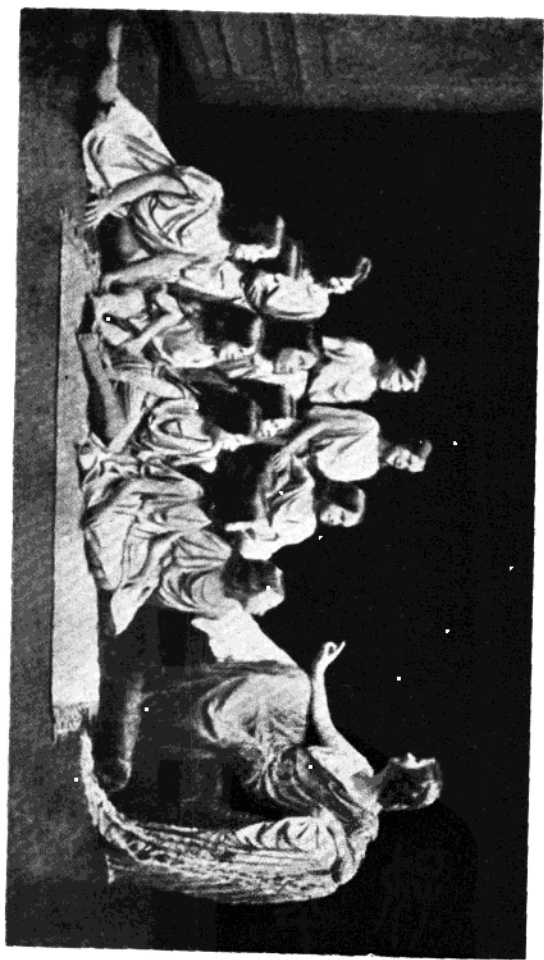


肯 鄧 娜 多 莎 愛



肯鄧娜多莎愛
門西之廟古 Parthenon 典雅在立
(1920)

SWT 327/13



愛沙多娜及其學生



克利特培子愛其及娜多莎愛



伊 林 羅 · 都 司



阿 米 羅

出版者贅言

這一本奇特的稿子，是愛莎多娜·鄧肯在她慘死之前幾個月寫成的。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四日她在尼斯（Nice）因汽車肇禍而慘死。詳細情形，第二天美國報紙上載得很清楚。

鄧肯女士想寫她的自傳，好幾年了，直到一九二七年夏季纔寫成這本稿子。凡是和她通過信的人，一定認識她的文字的特殊風格。她死的時候，稿子還沒有排好，因而她沒有親自校對的機會，不過現在出版的，本來是她的原稿。

這本自傳寫到一九二一年她動身往俄國時為止。她計劃再寫一本『旅俄兩年』。如果寫成了，讀者可以知她對於這個苦鬪的國家，雖然極其崇拜，極表同情，但是她並沒有政治上的興趣和關係的確，除了教育部長盧拿卡爾斯基（Luna-charsky）之外，她與其他蘇俄的政治領袖沒有什麼接觸，她在那裏的活動，祇限於教育的工作。

導言

我承認當初有人勸我寫自傳的時候，我怕寫。不是怕我一生的經歷不比小說更有趣，不比影片更冒險，不是怕我真的寫下來，不會成一本劃時代的傳記；而是怕一種麻煩，——寫的麻煩。

費了我許多年苦苦的掙扎，工作，研究，纔學會一種單簡的跳舞姿勢；更要成就寫作的藝術，我滿知道，一句樸實而美麗的句子，須再費我許多年聚精會神的學習工夫。我常常怎樣爭論着：雖使一個人經過熱帶旅行的辛苦，得着降獅伏虎的可驚的偉績，可是他試試寫作，卻失敗了；然而另一個沒有跨出游廊一步的人，憑着想像，描寫叢林中的打虎，使讀者恍如身歷其境，至於感受苦惱和恐怖，嗅着獅子的氣味，聞着響尾蛇逼人的聲息。除了在想像中，似無一事使人覺其存在，而凡我所經歷怪怪奇奇的事，會因我沒有西萬提斯（Cervantes）或卡薩諾發（Casanova）那支生花之筆，而索然乏味了。

還有一層。我們怎能寫出自己的真實呢？我們甚而知道自己的真實沒有呢？有朋友對於我們的看法，有我們自己的看法，有愛人對於我們的看法，還有敵人對於我們的看法，——所有那些看法，各各不同。我說這話，滿有理由：我某天早起喝咖啡，看見報上的批評，說我仙女似的美，說我是天才；我正在得意的微笑，檢起第二張報紙來看，卻說我無才而貌醜，一個十足的怪物。

我立刻不去理會別人的批評。我不能說：別人祇許給我好的批評，而壞的批評令我太喪氣了。柏林有一個批評家簡直侮辱我。在他的批評中，有說我極不合音調的。一天我寫信請他來看我，我要證明他的錯誤。他來了，坐在茶桌的對面，我把根據於音樂所創造的動作的種種原理，講了個半鐘頭。我注意他似乎很呆笨而毫無感覺的樣子，但是他氣死我了，他從口袋裏拿出一個聾子用的聽筒來，告訴我他是非常之聾的，雖然坐在戲院中花廳的最前排，帶着聽筒聽不清楚樂隊的奏樂！就是這種人，他的批評，使我終夜不能成寐！

因此，既然別人對於我們的看法各有不同，我們對於自己又是怎樣的看法，記載在書上呢？是聖潔的聖母呢，放蕩的麥薩來那（Messalina）呢，從良的妓女馬格達楞（Magdalen）呢，還是女學者

呢？在這些冒險的女子之中，我是那一個呢？我想我不是限於那一個，而是包括幾千百個——我的心靈超過於一切，不受單獨那一個的影響。

據說一個人要描寫什麼東西，最好是對於那件東西沒有經驗。一個人寫實際的經驗，便有捉摸不定之感。回憶不及夢想之易於捉摸些的確，我有許多夢想，似乎比實際的回憶要鮮明清晰些。人生無非就是夢；這幸而是如此，否則有些痛苦的經驗我們怎能忍受得住呢？譬如『羅西但尼亞』號海船之沉沒，便是一個例子。像這樣的經驗，凡是當時親身經歷的男女，在臉上應當留着一種可怕的傷痕，但是遇着他們還是嘻笑快樂的樣子。祇有在傳奇中，人們纔經過一種突然的變化。在實際的生活中，一個人雖則有可怕的經驗，而其主要的性格還是不變的。試看那些俄國的王子們，雖然所有的財產都沒有了，然而他們還是很高興的在蒙馬特耳（Montmartre）與歌女共用晚膳，正如戰前一樣。

無論男女，如能把他自己真實的生活寫出來的，必是一部偉大的作品。但是無人敢把自己真實的生活寫出來。盧梭（Rousseau）替人類做了一件絕大犧牲的事——敢於把他自己真實的心

靈，他最私密的行動和思想，都一齊大膽的揭發出來。結果他的懺悔錄是一部偉大的著作。懷特門（Walter Whitman）把他的真實供獻於美國。有一個時期他那部著作在郵件中作為禁品，認為是『不道德的書』。這個名詞在現今看來似乎是笑話了。自古沒有女子敢於把她一生整個的真實宣佈出來。大半著名女子的自傳，不過是記載一些外表的生活，瑣碎的事務和經歷，而不能代表她真實的生活。關於她們生活中最大的痛苦和快樂，卻閉口不說出來。

我的藝術，不過是以姿態和動作。把我自身整個的真實表現出來。甚至於因為我要追一個絕對真實的動作，費了我若干年的工夫。文字則另有不同。一般羣衆來看我跳舞的時候，我是毫無遲疑的。我可以把心靈中最祕密的心情都供獻與他們。自最初我的跳舞便是表現人生。幼年的時候，我跳着生物自然發育之舞。成年的時候，我跳舞便感覺得人生悲哀的暗潮，冷酷的殘忍，前進中的挫折。

十六歲的時候，某次我沒有配着音樂獨自跳舞。跳舞完畢之後，觀衆中忽然有一個喊着說：『這是死亡與童女之舞。』自此以後，這個舞便叫這個名稱。其實我的原意並不是如此，我不過是把

一切快樂之中有一種悲哀的暗潮表現出來。那個跳舞以我看來，應當稱爲『生命與童女。』

後來我又跳舞，表示與生命之奮鬥——就是觀衆所謂死亡者——以及我從生命取得暫時的快樂。

電影上或小說中的男女主角，實在不能代表真正的人性。他們完全是有道德的人，一點錯事也不會做。男主角有的是高尚，勇敢，堅忍等等。女主角有的是純潔，溫柔等等。一切壞的特性和罪惡，則都歸惡棍或是女流氓。但實際上我們曉得一個人並非完全是好人，或完全是壞人。或者不是人人都犯十條誡，不過人人都有這種可能性。人人的內心都潛伏着犯罪的衝動，祇要有真實的機會就可以爆發出來。所謂有德性的人無非是他們沒有受到充分的試探，因爲他們專門喫素，或是他們所努力的專向一方面，以致沒有閒暇來詳察四周的環境。

某次我看見一張很好的電影，名爲『鐵軌。』這片子的主題，是以爲人生有如火車在軌道上進行。如果進行太快出軌，或是遇着了大的阻礙物，則會有危險。凡駕汽車的遇着了險惡的地方，如能自知收束，趕快運用停車的機關，免入滅亡之途，則幸運了。

有人問我是否愛情比藝術還要高一層，我的答覆是我不能把兩者分開，因為祇有藝術家才能講愛情，祇有他對於美有純粹的意想，愛情便是心靈看透不朽的美時一種意想。

恐怕現時代最奇特的一個人物是鄧南遮（Gabriel D'Annunzio）。然而他祇有矮小的身材，他的面貌除了笑的時候，實在是無美之可言。但是當他和愛人談話的時候，便忽然變成好像亞波羅的樣子，而獲得了當時許多最偉大最美麗的女子之愛。當鄧南遮愛一個女人的時候，他便把她的心靈從塵世上擡到一種神聖的境域，如俾阿特立斯（Beatrice）所處的那種境域。他把一個一個的女子，賦予一種神聖的特性，把她昇至高處，使她自信是與但丁所稱頌的俾阿特立斯同在一處。在巴黎有一個時期，對於鄧南遮那種神聖的崇拜達於最高點，差不多當時一切最著名的美女子都愛他。那時他對於每個愛人都蓋上一層光榮的面巾。但是當這個詩人的興致完畢的時候，面巾便沒有了，光榮也暗淡了，而那女子便又變為平凡的塵土了。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一回事，不過她感覺得忽然掉在塵土上，而她回頭再看鄧南遮對於她所造成的那種神化時，曉得她一生再不能找得像鄧南遮這樣講愛情的天才了。她悲哀自己的乖運，逐漸日益失望，直到最後旁人評論

說：『鄧南遮怎會愛這樣一個平凡紅眼珠的女子呢？』鄧南遮是如此偉大的一個情人，以致最平凡的女子，也可暫取一種神聖之姿。

但是在這個詩人的一生中，有一個女子是能够和他相抗的。她差不多是俾阿特立斯的第二身，無須乎鄧南遮來加上什麼光榮的面巾，因為我總相信伊林羅·都司（Eleanore-Duse）就是現代的俾阿特立斯，所以在她面前鄧南遮祇能屈膝崇拜，而這是一生之中絕無僅有幸福的經驗。一切別的女子是從他取的材料，惟有都司駕乎他之上，顯出神聖之姿。

細膩的奉承，實在是有偉大的力量，而受者不知。像鄧南遮那樣的魔力，而受他的稱讚，實在是好像夏娃（Eve）在樂園聽着蛇的聲音一樣。鄧南遮可以使任何女子感覺得她是宇宙之中心。

我記得有一次和鄧南遮在森林中散步。我們在某處停着，彼此默不作聲。然後他說：『愛莎多娜，在自然界中祇有和你在一處才好。一切其他的女子就會破壞了美景，祇有你是美景的一部分。』（這樣的稱讚那個女子聽了能不心頭竊喜嗎？）『你是樹木青天的一部分，你是主持自然界的女神。』

這便是鄧南遮的天才。他使每個女子感覺得在不同的領域裏是一個女神。

我現今在尼格萊斯哥臥在牀上，想分析一般人之所謂回憶。我感覺得日中陽光的熱氣，聽見附近花園中小孩們玩耍的鬧聲。我感覺得我自己身體的熱度，我望着我這伸出赤着的腿子，我這柔軟的胸乳，時常搖動的手臂，於是我覺得在這十二年之中實在是疲乏了，我的胸乳藏着無止境的疼痛，我的手留着憂愁的傷痕，在單獨一人時我的眼淚從未乾過。在十二年之前，我睡在另一個牀上的時候，忽然被一個大叫聲所驚醒，我回頭望的時候，看見羅鴻林好像受了傷的喊着說：『你那兩個小孩子撞死了！』從那日以後，在這十二年之中，我的眼淚從未乾過。

我記得當時我好像得了一種奇怪的病，然而我的喉嚨覺得火熱，好像吞了一塊紅煤。不過我似乎莫明其妙的樣子。我很溫和的對羅鴻林講，叫他平心靜氣，告訴他這決不會有的事。然後另有一些人進來，但是我不曉得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然後又進來一個黑鬍鬚的人，他們說他是醫生。『這不會是真的，』醫生說，『我要救他們。』

我相信他。我要同他去，但是別人阻住我。我後來纔曉得這是因為他們不要我曉得已經是無

望了。他們恐怕我因為這種震驚而變為癲狂，不過我那時好像擡到雲霧中了。我看見四周的人都哭，但是我不哭。我反而感覺得亟想安慰每個人。現在回想起來，我實在不懂得那時那種奇特的心境。是否我那時真正有一種千里眼，曉得死亡是不會存在，那兩個小孩的屍體不是我的小孩，而是他們脫下的外衣呢？我那兩個小孩的靈魂繼續存在，永遠存在呢？做母親的祇有兩次的哭聲，聽起來好像不是自己的聲音——在嬰兒之生和死的時候。因為我把那死了的孩子不能再動的冷手握在手中時，我所聽見我自己的哭聲，正如他們生時我所聽見我自己的哭聲一樣。既然一個是極快樂的哭，一個是極憂愁的哭，然而何以兩者是一樣的呢？我不知何故，不過我曉得牠們是一樣的。是否宇宙之中大的哭聲祇有一種，裏面包含憂愁，快樂，興奮，痛苦——就是母親創造的哭聲呢。